

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在新征程上的我们将不断汲取精神营养,也将满怀信心、勇毅前行

弘扬革命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任姗姗

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丰功伟绩,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我们责无旁贷。

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文物工作的顶层设计日益健全,事业发展整体向上向好,全国革命文物工作成果斐然、令人瞩目。

保护是革命文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现有3.6万多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星罗棋布。超百万件(套)国有馆藏革命文物,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历史见证。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陆续公布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分两批公布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名单,23个省级文物部门设立革命文物处,革命文物家底丰厚,革命文物保护工作队伍壮大。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每一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都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更好的保护,才有更好的传承,而保护的成果最终惠及人民。2021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北大红楼旧址、中共一大会址、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等一批革命遗址重新修缮开放,成为广大党员干部感悟初心使命、人民群众

崇敬英雄、体验感怀的“大课堂”。革命文物在服务党史学习教育中,让越来越多年轻人增强弘扬革命传统的自觉性、主动性。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应当在守正创新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全面展示党的百年奋斗和伟大精神,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只有树立正确史观、大历史观,用心用情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才能让红色基因绽放时代光芒。许多革命旧址通过实施活化利用提升工程,使珍贵的旧址会说话、陈列的文物会发声,让红色基因真正活起来、动起来、潮起来。

激发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动力和活力,应注重促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建设、旅游提质相结合,与乡村振兴、老区发展相结合,与惠及民生、增进福祉相结合。湘鄂赣、鄂豫皖、闽西等革命老区整合红色资源,激发内生动力与活力,推动红色旅游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珍贵的革命文物与游客“面对面”。去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52条“重温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主题线路,20条“走近大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主题线路,28条“体验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主题线路,成为红色旅游的重要“导览图”。

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以互联网的手段降低公众参与的门槛,以有利于被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接受的形式对革命历史进行展示,使其实现更为广泛的传播。比如,红军强渡大渡河长征文化线路数字化展示体验及教育传播试点项目,通过5G、AR(增强现实)、大数据和4K直播等新技术实现沉浸式体验和线上研学移动化需求,增强公众对长征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作为“互联网+中华文明”重点示范项目中唯一的革命文物示范,该展示被列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工程。网络视听节目《红色文物100》等一批党史类文艺作品引发社会热议、全民共鸣,为拓展革命文物教育功能、创新革命文物传播方式提供了新的经验。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奋进在新征程上的我们将不断汲取精神营养,也将满怀信心、勇毅前行。

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为人们讲述更多历史故事

本报记者 杨雪梅 周飞亚



“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等6个项目入选。本版特刊发与遗址有关的故事,与读者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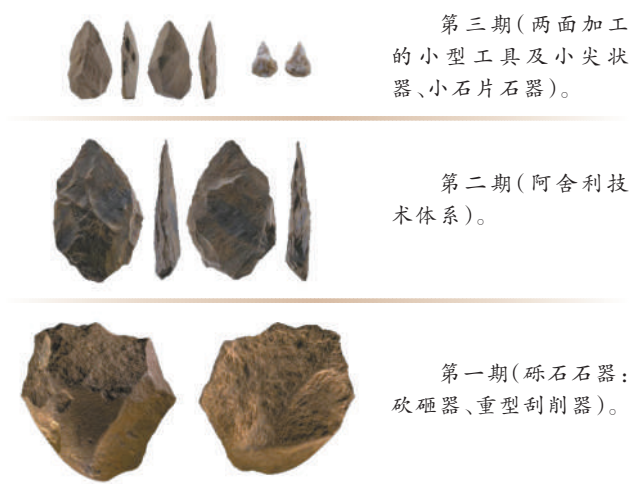
——编者

中国考古走过百年,2021年成为考古人心目中的一个“考古大年”。各地经过审批的考古发掘有1700多项,许多做了多年的项目也有重要突破,这些新发现有的延伸了历史轴线,有的增强了历史信度,有的丰富了历史内涵,有的激活了历史场景。

日前,“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6个项目入选,另有浙江施岙古稻田、甘肃张家川县圪塔川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南澧县鸡叫城、陕西西安江村大墓、江苏南京西营村南朝佛寺遗址和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6个项目入围。

13万年前的先民如何征服青藏高原?长江中游持续3000多年的玉器“中心工厂”是什么样?古蜀文明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辉煌?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经上演怎样的纵横捭阖历史?秦统一过程中留下了哪些基层治理经验?唐代吐谷浑人怎样模仿汉字创造自己的文字?听,这些遗址正在讲述……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三个阶段的石器文化类型图。



第三期(两面加工的小型工具及小尖状器、小石片石器)。

第二期(阿舍利技术体系)。

第一期(砾石石器:砍砸器、重型刮削器)。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

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中,有多项成果填补了过去的研究空白或刷新了既有认知。最典型的就是皮洛遗址。作为所有项目中唯一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皮洛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

高寒缺氧的气候条件对古人类生存构成严峻挑战,对青藏高原的征服及适应过程,一直是国际学术的热点课题。但相关研究困难重重。高原多风,加上冰川侵蚀,导致地表剥蚀严重,土很难堆积起来。“过去发现的遗址,一般只有一两个文化层,能获得的信息有限。”皮洛遗址发掘执行领队郑娟说。而皮洛遗址有保存完好的7个文化层,可分为3期,构成了一个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三叠层”。从简单的砍砸器,到精致的手斧、薄刃斧,再到加工程序更为复杂的石英小石核,清晰呈现出石器技术的演变序列。其中,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同时也是东亚地区制作最精美、组合最完备、技术最成熟的阿舍利组合的遗存。阿舍利技术是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的一个代表阶段。

学界曾经认为,距今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才能在青藏高原生活。皮洛遗址经初步测定,上部地层的形成时间不晚于13万年前。在7个文化层中,黄色土壤层代表冷期,红色土壤层代表暖期,环境恶劣的冷期同样有人类活动面存在。这表明十几万年甚至20万年前的古人类,已经频繁登上高原。“其生存和适应的能力,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

石头,对于新石器时代的黄山遗址,同样是关键词。以独山玉石资源为依托,黄山遗址成为中原和长江中游玉器“中心工厂”,持续了3000年。从房址遗存可以看出,“工厂”还经历过“进阶”——从仰韶文化晚期的“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集中生产模式转变。仰韶文化时期的“前坊后居式”建筑群保存非常完好,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生动再现了古人生产生活的场景。在黄山遗址,还首次发现了中原地区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



▲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铜跽坐人铜像。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未停止

国字山墓葬是继海昏侯墓之后,江西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其中的一号大墓,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该墓葬使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葬具规格高,随葬品种类齐全,表明墓主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墓内出土两件铭鸟虫书的铜戈,从铭文看应属于越王翳和翳的太子,据此推测,墓主人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

“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是多种文化交融共存之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等专家指出,国字山墓葬的椁板覆盖木皮,使用船形棺是典型的越文化象征,而墓葬群周围设有围沟则与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近似。大量的随葬品中,青铜人形徽以往多见于长江下游的绍兴、德清、镇江、提梁盃和曲柄盃以往多见于江淮地区,而漆木器又具有显著的楚文化特点,漆器上的一些纹样则属于本地传统。实际上,东周时期各地文化都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

郑家湖墓地最重要的发现当属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文字最长的木觚。觚文记载着一篇全新的、未见于史书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人物画扁壶。

郑家湖墓地出土器物则体现出秦楚文化的融合。14座罕见的饱水墓葬,保存极好,楚式器与秦式器共存其中。精美的漆器纹样独特,年代集中,为研究当时的生产流通提供了关键资料。一批葬具上的木板画,填补了战国秦汉绘画材质与类型的空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发现。

甘肃武威的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体现出以唐代葬制为主的混合制度。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如目前国内最早的木质胡床、六曲屏风实物,国内唯一的唐代毛笔,国内保存最完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出土鎏金银马具饰件。

好的唐代成套武器装备,其中的铁甲胄也是目前唯一。

2019至2021年发现的3座墓葬,与以往发现的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非常一致,墓主应是663年以后陆续迁入武威地区。至此,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布局初步廓清。

国字山墓葬为“吴头楚尾”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探索提供了直接证据。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等墓地,年代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西汉初,这些墓主是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生动展示了秦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则揭示了吐谷浑归唐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史实。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屈家岭文化玉佩。

多学科研究全程介入

在这些考古遗址的发掘中,多学科研究全程介入。科技考古对一些重要结论的得出起到了关键作用。

黄山遗址的砂石浆成分分析显示,它们大部分为独山玉石和砂岩磨石粉的混合物。黄山遗址考古领队马俊才认为,这些分析为遗址玉石作坊性质的确定提供了关键性证据。植物考古研究发现大量的粟和一些稻、黍种子,但整个遗址中杂草种子较少,表明该遗址可能不进行农业生产,食物资源由外部供给或通过贸易而来。这同样为遗址是“工业园区”的假设提供了侧面证明。

“网红”遗址三星堆,堪称“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单位合作”考古新理念的典范。直播中穿着防护服的考古队员、恒温恒湿的透明方舱,改变了人们对考古的传统印象。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主导统筹,另有39家单位参与了三星堆项目考古。

地质、降水、食物种类……精准的同位素对比可以透露一群人生活环境的秘密。在郑家湖墓地,考古学家通过多种同位素分析,重建了墓主人的迁徙行为和生活史,证实多数墓主确实来自关中及其周边地区。秦人占领云梦后,与当地楚人如何相处?如何进行基层社会治理?考古学家白云翔建议,将来可将郑家湖墓地与周围其他遗址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深入探讨秦汉大一统时期南北人群的密切互动和人群融合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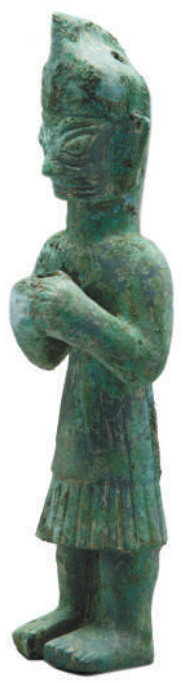
团队作战、多学科研究,基本上已成为重要遗址发掘的“标配”。“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成为新常态。即使像郑家湖墓地这样的基建考古项目,时间紧、任务重,来不及预设课题,也仍然做到了前沿科技手段下的高质量发掘和保护。

除了6个人选项目之外,6个人入围项目也都令人关注。施岙古稻田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稻田遗址。距今6500年,面积达90万平方米,呈“井”字形,由阡陌和水利系统组成。圪塔川遗址是陇西黄土高原继大地湾遗址之后又一重要考古发现,也是黄河流域目前发现的保存完整、内涵丰富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

关于这些遗址的研究仍在进行,部分遗址还将开启下一阶段发掘,许多谜题尚未揭晓答案。期待它们讲述的故事早日续出新篇。

题为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山顶台探方区航拍全景。图片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版式设计:赵德汝



▲三星堆商代遗址出土戴尖帽铜立人像。